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vine patterns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area.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black ink on a white background, featuring stylized leaves, flowers, and scrolling vines that frame the text.

高尔基文集

第十四卷

意大利童话 俄罗斯童话

三人老板 田庄

1914 1917

本文集根据 М. Горький,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(Гослитиздат, Москва) 和 М. Горький,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(изд. "Наука", Москва) 选译。

封面设计: 宁成春

高尔基文集 (第十四卷)

Gogolj Wenji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414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8 $\frac{3}{4}$ 插页 8

1985年3月北京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1,500

书号 10019·3784

定价 3.40 元



阿·马·高尔基

巴黎，一九〇一年

目 次

意大利童话	1
俄罗斯童话	195
三天	283
老板(自传之一页)	381
旧事	509

意大利童话

楼适夷译

《意大利童话》共辑短文二十七篇。这些作品自一九一一年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四月之间，先后发表在《明星报》、《同时代人》、《基辅思想报》、《路》、《生活要求》、《敖德萨新闻报》、《俄罗斯言论报》、《教育》和《真理报》等报刊上。

十月革命前，这些作品曾遭到沙皇图书检查机关的恣意删改，革命后苏联刊行的版本均已复原。

这些作品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童话，与本卷《俄罗斯童话》中那些谢德林式的童话也大异其趣，说它们是讴歌为真理而奋斗的“新人”风貌的壮怀激烈、情景交融的特写，也未始不可。列宁称赞这些作品为“革命的檄文”，是再确当不过了。

译者于一九四三年根据日本改造社的《高尔基全集》本转译了这些作品，陆续发表在《求知文丛》月刊上。一九四六年经校订后在上海由开明书店出版，书名作《意大利故事》。一九五六年我社印行单行本和这次收入本文集时，先后两次根据俄文版《高尔基三十卷集》第十卷校订重排。

序*

高尔基的名字是大家够熟悉的了，关于他，没什么新的可讲。

《意大利童话》是他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三年间写成的，当时他正住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最美丽的国家意大利。

其实，这并不是“童话”，也就是说并不是人的幻想；严峻的现实或者是生活的极端无聊，太使人感到厌倦和疲惫啦，是他为了安慰自己和亲人们，就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另一种生活，另一种更明亮的和欢乐的、更亲切的和温暖的、或者甚至哪怕是更可怕的生活；这些童话也不是作家的“虚构”，其中包含着教诲或者潜藏着明显的真理，好象著名的伏尔泰、拉伯雷、萨尔蒂科夫-谢德林以及其他作家的神奇而聪明的童话那样。高尔基的“童话”，是他在意大利亲眼见到的现实生活的图景；他称这些图景是童话，只不过因为意大利的大自然，意大利人的习俗，以及意大利人的整个生活，和俄罗斯人的生活很少有相似之处，普通的俄国人的确会觉得它们是童话。

也许，作者有些美化了意大利人，但是他们的国家的大自然是那样美丽，于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无意中使人觉得，也许，他

*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，格尔日宾拉出版社准备出版这个童话集，曾请高尔基写一篇序，但是后来并没有出版。这篇序，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，才根据高尔基文献保管所的原稿，发表于《消息报》。这篇序，高尔基是用编辑部的名义写的。译自《高尔基全集》第十二卷。

们要比他们实际上更好些。但一般说来，将人多少稍加美化，这个过失并不大；因为人们过于频繁而且固执地讲他们太坏，差不多完全忘记他们（就他们的愿望来说）也许会更好一些。

假如老是只向人们讲他们的缺陷的痛苦的真相，这就会显出他们是那样阴郁的美人，他们象野兽一样互相畏惧，完全失去对亲人的信任、尊敬和兴趣的感情，而他们的这种感情并不是发展得很充分的。真理——是必要的。它的火焰锻炼坚强的心灵，使得它更有力量，可是，要晓得，在我们当中坚强的心灵并不多，脆弱的心灵会由于真理的火灼，而只出现恶毒、憎恨的病态的水泡，引起易怒的自尊心的疥癣。在人们身上，除去巨大的缺点之外，还有细小的优点，这正是人非常缓慢而且经受很大的苦难才在自己身上形成的优点。这些优点是必要的，有时要加以美化，加以夸大，为了提高它们的意义，使得善的幼芽灿烂盛开，我们可以相信，这些幼芽会生长得茂盛而且鲜艳！

我们热情地爱护花朵，我们也象爱花一样，热烈地爱着其他许多美丽然而无用的东西，但是对于人的心灵，对于人的心，——我们不善于象应该那样地热情去加以爱护。

应该学会爱护人。要晓得，人，即使有着种种丑恶，但无论怎样，到底是地球上最伟大的。

假如人们知道他们是怎样不好，这就是他们会变得好起来的确实的保证。

对人的指摘是必要的，但是对人的赞扬更加必要，也许，比指摘还更加有益。

戈宝权译

没有一种童话，能比
生活本身所创造的更美丽。^①

——安徒生

① 丹麦作家安徒生在作品中谈到生活时说过这类意思的话，这里高尔基显然只是转述了安徒生的意思，并非直接引用安徒生的原话。



那不勒斯的电车工人罢工了；里夫埃拉·基阿亚的全部轨道上，停满了一连串空车，胜利广场上聚集着一群司机和售票员——一些总是取笑逗乐、打打闹闹、象水银一样好动的那不勒斯人。他们头顶上和公园铁栅的上空，有一股剑一般细的喷泉在闪闪发光。一大群人带着敌视的态度围住他们，这是一些有事要乘车到这大城市各处去的人。这帮店员、工人、小商人和裁缝们，都气愤地大声责骂罢工工人。一片愤怒的喧嚣，恶意的讥笑，不停地舞动着手臂；那不勒斯人用手势讲话的时候，也跟他们用那吵吵嚷嚷的言语一样，既富于表现力，又很有说服力。

和风从海上吹来，市公园大棕榈树的浓绿枝叶象扇子似的轻轻摇摆，大树干很象巨象的笨拙的大腿。那不勒斯街头上半裸体的孩子们大声笑闹着，扰乱着宁静的空气，跟麻雀一样跳来跳去。

城市象一幅古老的木刻画，洒满了骄烈的阳光，全城都在歌唱，跟一架大风琴一样。港湾里的蓝色波涛拍击着石岸，发出轰隆的巨响，应和着人们的喧嚣和叫喊，好象敲打铃鼓。

罢工工人几乎不去理睬那些人们气愤的叫喊，大家面色阴沉，紧挤在一起，有的趴在公园的铁栏杆上，神情不安地越过人群的脑袋向大街那边了望，活象一群被狗围住的狼。谁都明白，这些服式一律的人，是遵照一项坚定的决议，紧密团结在一起的，他们不会妥协让步。这更加引起了群众的愤怒。但群众中

间也有一些心平气和的人，他们安详地抽着烟，说服着那些热心反对罢工的人：

“唉，老兄！要是没有足够的通心粉喂饱孩子，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衣冠整齐的市警察局的警探们，三三两两，站在一旁维持秩序，不让人们妨碍交通。他们严守中立，以同样平静的态度望着责难者和被责难者双方，不论哪一方的举动和叫喊显得过分激烈时，他们便和善地向那一方开开玩笑。为了防止大的冲突，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，靠墙站着一队手持短枪的宪兵。这是一些相当凶恶的人，一个个头戴三角帽，身披短大氅，裤子上有两道血红的镶条。

对骂、嘲笑、责难和劝解——一切声音都突然静息下来，人群中出现了一种仿佛要使大家和解的新气氛。正在了望的罢工工人的脸色更加阴沉了，这时他们更紧密地挤在一起。群众中发出一片叫喊：

“军队！”

可以听到有人冲着罢工工人吹出讥笑和幸灾乐祸的口哨声，同时也有人发出欢呼声；一个身穿灰色夏装、头戴巴拿马草帽的胖子，在石板路上跺着脚，跳起舞来。售票员和司机穿过人群慢慢地向电车走去，有的跳上电车的踏板；他们的脸色越发阴沉难看了。他们一边以反唇相讥来回敬人们的叫喊，一边迫使人们给他们让出路来。街头安静下来了。

从圣柳奇亚滨海大街开来一队身穿灰制服、个子矮小的士兵，他们有节奏地踩响着两脚，机械而单调地挥动着左手，用跳舞一般轻快的步子跑过来，一个个活象是带发条的铁皮玩具，显得十分脆弱。带队的——一个高个儿军官，样子很威武，紧蹙着眉

头，轻蔑地撇着嘴。他身边跟着一个戴高筒礼帽的胖子，跳跳蹦蹦地走得很快，不停地用手比划着，说着什么。

人群离开电车，潮水似的向后退去；士兵象一串灰色的玻璃球沿电车散开，停在踏板旁。踏板上站着罢工的工人。

戴高筒礼帽的胖子和他身旁的几个威风凛凛的人，拼命地挥手叫嚷：

“最后一次……Ultima volta！^①听见了没有？”

军官无可奈何地捋着胡髭，歪着脑袋，胖子挥着礼帽，跑到他跟前，嘶哑着嗓子向他嚷了些什么。军官斜视着他，把身子伸直，挺起胸脯，大声发出命令。

这时，士兵们便纷纷跳上电车的踏板，每个车厢两个；与此同时，司机和售票员从踏板上跳了下来。

人群看到这情景觉得可笑，立刻爆发出一片吼叫声、口哨声和哄笑声，但随即又停息了下来。人们沉下铁灰的脸，吃惊地瞪大眼睛，开始默默地、步履艰难地离开车厢，向第一辆电车拥去。

人们看见，在离第一辆电车车轮约两步远的地方，一个士兵脸型的司机，从白发苍苍的头上摘下帽子，横卧在轨道上，他胸脯向上，一撮小胡子示威似的翘向天空。另外一个身材矮小、动作象猴子一样敏捷的年轻人也跟他并排躺到地上。接着，越来越多的人，一个接一个从容地躺倒了……

人群中发出一片低沉的喧闹声，有人胆怯地呼唤起圣母来了。一些人郁郁不乐地咒骂着，妇女们发出尖叫声和叹息声。孩子们看到这场面惊慌不安，跟皮球一样跳来跳去。

戴高筒礼帽的人歇斯底里地叫嚷着什么。军官望着他，耸

^① 意大利语：最后一次。

耸肩膀；他的任务想必只限于率领部队代替工人开车，并没有受到用武力弹压罢工工人的命令。

这时，戴高筒礼帽的人由一群阿谀奉承者簇拥着，向宪兵队那边跑去；宪兵队出动了，他们走到轨道旁，弯腰去拉躺在地上的工人。

斗争和骚乱开始了。忽然，那些穿着灰衣服、身上落满尘土的看热闹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。他们大声怒吼着向轨道拥去。那个戴巴拿马草帽的人把帽子摘下来，向空中一扔，首先跟着罢工工人一起躺倒在地上，同时拍拍工人的肩膀，大声鼓励了几句。

接着，一大群快乐的爱打闹的人——他们的腿象被砍断了似的——也一个个在轨道上躺下来；他们是两分钟以前才赶到这儿来的。他们趴在地上，哧哧地笑着，互相使着眉眼，冲着军官大叫大嚷。军官摘下手套，在戴高筒礼帽者的鼻子下挥一挥，晃动着漂亮的脑袋，冷笑着对他说些什么。

躺在轨道上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妇女们丢开手里的筐子和包裹，孩子们笑嘻嘻地趴在地上，象冻僵的狗似的蜷缩成一团，一些衣着讲究的人也在地上乱滚，弄得浑身是土。

站在第一辆电车踏板上的五个士兵，用手扳住车柱子，摇晃着双腿，仰头向前探着身子，望着躺在车轮下面的一大堆人，哈哈大笑起来。现在，他们不再象带发条的铁皮玩具了。

……半小时以后，电车发出隆隆的响声，在那不勒斯市各处奔驰起来。踏板上站着胜利者，扬扬得意地微笑着；他们在车厢里来回走动，彬彬有礼地问着：

“车票?!”

乘客们把红色的和黄色的车票递给他们，做着眉眼，微笑着，和气地发几句牢骚。

二

热那亚火车站前的小广场上，挤满了群众——大部分是工人，也有不少衣冠楚楚、营养良好的人。站在前面的是市政府的委员们，他们头顶上飘着一面绣得很精致的市旗，旁边飘动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工会旗。金黄色的旗穗、流苏和飘带熠熠发亮，旗杆顶端的梭镖闪闪发光，丝绒的旗面簌簌作响，情绪激昂的人群发出一片嗡嗡声，犹如一个合唱队在低声咏唱。

在人们头顶上，哥伦布的石像屹立在一座高台上，他是一位因信仰而受灾受难，也因为有信仰而获得胜利的幻想家。现在他俯瞰着人群，好象在用大理石的嘴向人们说：

“只有有信仰的人，才能获得胜利。”

乐队队员们把铜喇叭排列在他脚下台座的周围，铜乐器在阳光下闪着黄灿灿的光芒。

火车站笨重的大理石建筑物，伸开两翼，形成向内凹进的半圆形，好象要把人群拥抱起来。从码头传来轮船沉闷的喘息声，轮翼在水中的转动声，链索的银铛声，汽笛声和喧闹声。广场寂静而闷热，一切都曝晒在骄烈的阳光下。沿街房屋的阳台和窗口上，站着手捧鲜花的妇女和穿着节日盛装，象花朵一样鲜艳的孩子。

火车头鸣着汽笛，驶进车站。人群象一群黑鸟似的晃动起来，有人把皱瘪的帽子抛到空中，乐队队员拿起喇叭，几个面色严肃的老人，把身上的衣服抻一抻，走到前面，冲着人群讲了几

句话，并向两边挥动着胳膊。

人群慢慢向两边闪开，留出一条通向街道的宽路。

“他们在欢迎什么人？”

“从巴马^①来的孩子们！”

巴马正在罢工。老板不肯让步，工人处境困难，他们把自己饿病了的孩子们送来，交托给热那亚的同志们照管。

从车站的大圆柱后面，走出一支整齐的小孩子的队伍。他们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活象一些奇形怪状的长毛小动物。他们五人一排，手拉着手走过来——个子都很矮小，浑身落满尘土，显然都很疲劳。但他们脸色严肃，眼中闪出生动明亮的光辉。当乐队奏起《加里波第之歌》^②，对他们表示欢迎的时候，他们那面黄肌瘦的小脸上，掠过一丝愉快满意的微笑。

人群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，欢迎这些未来的成人；旗帜在他们面前低垂下来，铜喇叭嘟嘟地吹个不停，孩子们被这种热烈的欢迎仪式弄得眼花缭乱，茫然不知所措，不禁向后退了几步，但随即又昂首挺胸，重新站好，排成整齐的行列。几百个声音好象从同一个胸膛里发出来似的，齐声高呼：

“Viva Italia! ^③”

“巴马的孩子们万岁！”人群喊声震天，迎着孩子们跑过去。

“Evviva Garibaldi! ^④”孩子们呼喊着重，象灰色的楔子插进人群中，消失不见了。

① 意大利北部城市。

② 朱泽培·加里波第(1807—1882)，意大利民族英雄，杰出的统帅。《加里波第之歌》是加里波第红衫军在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流行的进行曲。

③ 意大利语：意大利万岁！

④ 意大利语：加里波第万岁！

在旅馆的窗口和楼房顶上，无数挥动着的手帕象一群群白鸽在飞翔，一束束鲜花和洪亮的欢呼声，象下雨似的飘落在人们的头上。

一切都象过节似的，显得生气勃勃，连灰色的大理石也发出明亮的光辉。

旗帜在摇动，帽子和鲜花在飞舞，大人的头顶上冒出孩子的小脑袋，他们挥动着黑黝黝的小手，一边接受鲜花，一边向人们招手致意。洪亮的欢呼声响彻长空。

“Viva il Socialismo! ①”

“Evviva Italia!”

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被人又抢又夺地抱走了，他们骑在大人肩膀上，偎依在面孔严肃、留着胡子的男人宽阔胸怀里。在一片喧哗、欢笑和叫声中，可以隐约听到音乐的声音。

妇女们在人堆里挤来挤去，找寻剩下来的孩子，互相叫嚷着：

“阿乌塔，您领了两个吗？”

“对啦。您也是两个？”

“有一个是给瘸子马尔加里塔领的……”

到处是愉快欢乐的情绪，到处是兴高采烈的面孔和湿润和善的眼睛。有的地方，罢工工人的孩子已经在啃面包了。

“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！”一个嘴里叼着黑雪茄的鹰钩鼻子老人说。

“其实——这很简单……”

“是啊！既简单又聪明。”

① 意大利语：社会主义万岁！